

我和周師母剛走訪了華北三個城市回來，寫這篇分享感受更深。

現在的人讀聖經，有多種譯本去選擇；選擇豐富了，會陷入不珍惜的危險。我開始讀經的年代，只有和合本和呂振中譯本。之後，七十年代末出現了新譯本。當年劉翼凌教授發文捍衛和合本事件，使我知道「經」和「書」的分別，譯本問題得到關注。以後，我嘗試用新國際版(NIV)做靈修讀經；花了三年多，英文沒進步，經文也讀不進心底，只發現整本聖經只有約伯記是詞彙最豐富、單字最生澀的一卷書。教訓是語言與生活脫節，不可以作靈修之選。然後於2010年因出席修訂本奉獻禮，從聖經公會得了一本嶄新的禮物，再次作新的嘗試改用和合本修訂版靈修。

四年後，對經文的增修有了印象，但總是懷念最初的聖經：和合本老舊版本。一直以為是自己念舊使然，但是仔細比較後發現和合本裡有我的心靈語言(heart language)。例如，出三十29：凡挨著的(觸摩的、接近的)；出三十二27：把刀跨在腰間(配在腰間)等等，都是我們在家使用的語言。讀到「挨著」某物、「跨著」什麼，經文直接進入心中。但修訂版的文字可能接近原文也現代化了，卻只停留在文字層面上，不是北方的生活語言。讀到「攆出去」，就彷彿聽到叔叔大大(伯父)和老師們的聲音。最開心是耶戶講的一句話：「將首級在城門口堆作兩堆，攞到明日」(王下十8)，修訂版是「放到明日」，失去了大陸北方的語言氛圍，雖然意思明白但文化感情拉遠了。我懷疑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的中文新的譯本，可能因港台或北美的學者背景，而忽略了官話和廣大北方語言的讀者需要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得佩服香港譯經專家，所譯的優秀文字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粵語生活語言。

我讀經的五十年來，時代真的改變了。

今年暑假我參加了一個差會的靜修營。人不多，參加者分別來自美國、內地和香港，其中有討論本地普通話福音工作。九月的時候，我又探訪林傳道。他高興地分享，教會新開設的粵語班有130人報名，因環境有限不能收更多人。這些新移民以北京和上海的居多。他認定「計劃趕不上變化」的現實，正把握傳福音的良機。我們都認同香港教會較難脫離被規條和習慣綁住的框框，對走出安舒區和創新有顧慮。香港畢竟改變了，人們不適應是自然現象。主耶穌說：「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的工，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。」(約九4)。現在還不是「黑夜」，我們理當在自己的本行之外，加一個斜槓(slash，兼職)調整自己作好本地宣教，成為不辜負港人優勢的競跑者！